

论王铎诗歌的意象与色彩

黄玉琰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8)

摘要:王铎于诗歌、书法、绘画皆有造诣,非凡的艺术气质和审美敏感,使他与一般的诗人不同。王铎诗中丰富的色彩和意象,如泼墨挥洒,铺设出冷暖色调,并构成了一个惨烈与恬澹、诡谲与旖旎交织的诗世界。

关键词:王铎;诗歌;意象和色彩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1X(2020)02-0029-04

王铎(1592—1652年),字觉斯,号痴庵,又号蒿樵、十樵,别号烟潭渔叟、痴仙道人,河南孟津人,书画家、文学家。明天启二年(1622年)中进士,授编修,崇祯年间为翰林院侍读。崇祯十七年(1644年)授礼部尚书,未赴任而明朝灭亡。后追随南明王朝,任东阁大学士。清顺治二年(1645年),为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充《明史》副总裁,加太子太保,晋少保。顺治九年(1652年)卒于家,谥文安。

王铎在诗文、书法、绘画等方面都颇有造诣。他嗜好诗文,自称“诗文托为命”^[1],诗作数量极丰。据家谱载,王铎著有“《拟山园初集》三百卷”^[2]。钱谦益说王铎“或一挥而数制,或一饮而百篇,行则口占,卧则腹稿”^[3],才情恣肆飞扬。王铎诗歌之刊刻,计有《拟山园初集》、《王觉斯诗》、《孟津诗》(与王穉合刻)、《王觉斯拟山园诗选》等十几种,但因战乱、禁毁等原因,多已散佚。今存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七十五卷本《拟山园选集》,是目前所见王铎诗作最全的集子。另外,台湾学生书局以《历代画家诗文集》影印出版的《拟山园选集》五十四卷本,共收诗4725首,比七十五卷本少了骚一卷、赋三卷、七言古诗十二卷、七言排律一卷、五言绝句二卷和铭二卷。王铎的书法在其45岁之前,宗王羲之、王献之,后期则面目自出,尤其晚年,奔放不羁,狂怪老拙,其天机不可端倪。傅山曾评王铎“无意合物,遂成大家”^[4]。杨钟羲也提到“傅青主(傅山)初学王文安(王铎)书”^[5]。绘画方面,王铎自述:“少年初学王摩诘,仕

宦范宽与关仝。晚年尤恼弱嫩派,镕成一家青濛濛。皴法之外师造化,俗眼拘溺应相惊。”^[6](《作画自题》)其画作英姿卓犖,兼具骨力风神。

王铎少有慷慨大志,有“惟欲作狂夫”的洒脱性格与“吐气喷长虹”的豪迈气度。其诗歌的意象和色彩有浓墨重彩、惊心动魄的表现,这与其鲜明的个性、恣肆的才情有关,更与乱世悲歌中宦海沉浮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一、风雨如晦,乱世悲歌

初登政治舞台的王铎面对的是一幅乱世悲歌图。首先是战乱频仍,边患、寇患、朝政之患,目睹身历,连绵不绝。其五言古诗《新军别》写边患:“军帖昨日下,不得稍迁延。父母为吞声,弱妻为洩澜。”历史再度重演了杜甫笔下《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别》的悲剧。边患危急,起义军势如鼎沸。王铎亲眼目睹了发生在家乡附近的惨烈悲剧,其诗题云:“壬申(崇祯五年,1634年)七月至十月,晋寇约七万余,夺太行石城而下,去孟津止百里。济源、河内、武陟、修武,杀焚之惨,喋血为川,林积其尸,募兵无一斗者。拯民而出之水火者,谁乎?良可慨也!予辗转郁塞,而作此诗。”自崇祯五年(1632年)始,李自成等起义军二十余支由晋大举入豫:“飘忽震荡,蹂躏荼毒。文臣掉舌而盈庭,悍将拥兵而养寇,……中原千里,不见一片净土。寇氛所向,无坚阵,无坚城,君子

收稿日期:2020-03-08

作者简介:黄玉琰(1977-),女,河南商水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知其势之燎原矣。”^[7]百姓受尽战乱之苦。作为以“安九州”为职志的大明官员,在王朝岌岌可危之际,王铎忧心忡忡:“寇垒惊心日,偷生亦可哀。……何山多割别,怨怒竞风雷。一旦土崩见,百年人孽开。”(《修武至宁郭驿》)想来惊人魂魄。

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即顺治二年、大顺永昌元年、唐王隆武元年,更是“日月群龙血,郊原万鬼尸”(《乙酉》)。风雨如晦,大野龙蛇,天崩地解,势不可挽。四月二十四日,清破扬州,史可法殉难。清兵戮城十日,史称“扬州十日”。五月,兴平军提督李本身率锐甲十万降清,并导清兵先驱渡江。南京陷落,弘光帝逃奔芜湖,投黄得功,后刘良佐杀黄得功而掠弘光帝,献俘于清,马士英、阮大铖南逃。豫亲王多铎定南京,“铎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文武数百员迎降”^[8]。这是毒药,也是猛药。“可怜二百八十载,五岳四渎难收拾”,“世事今如此,低头泪不干”(《拟山园选集》)。在王铎看来,时局危堕,已达极致,守不能守,徒杀百姓。而天下大势,治乱千年,世事翻覆乃是必然,使得“数万苍生全魂魄”才是他的最大愿望。因为王铎认识到每一次王朝的崩溃,都是以“千里山河血,十城老幼灰”(《又破上蔡郟城鹿邑襄城陈州陈留鄢陵新郑太康裕州商丘诸城》)为代价的。

末世暗夜的明王朝如一朵怒放的恶之花,残缺的躯体陷在泥沼里,泛着腐朽的惨绿,百般救治已无法自愈。“日光豁晦蒙,万里羽书通。可惜髑髅白,重烦鞞鞞红。”(《想太平》)战乱中的人生如蜉蝣,如蝴蝶,如鸿毛,如孤鸟,浮沉于茫茫宇宙。体现在王铎的诗歌之中,便有了山雨欲来的凄惨风云,色彩对比浓烈,意象奇幻诡谲。

二、意象诡谲,丘壑莽苍

在意象的塑造上,王铎不乏宏阔清远之境。例如:“河上孤篷千里路,雪间羸马一归人”(《多祝又去》);“千层湿翠尊中落,万里孤帆雨外飞。凉竹敲残浮世梦,温风吹老旧山薇”(《送友南归》)。翠色是湿的,且层层叠叠,与酒同洒,依依不舍;竹是凉的,浮世残梦,故乡温风,不如归去。上下相对而语意相生,千层湿翠、万里孤帆,尊中雨外、凉竹温风,在大小对比中,视野延伸到想象的领域,虚实相生,赋予现实具体形象以想象的张力,开拓着意象世界。

然而,冷峻奇诡的意象更是王铎常见的表达。

沈德潜云:“文安(王铎)诗名甚著,然每入荒幻。如‘山聋香殿彻,雪猛石床平’之类,不可胜数。”^[9]诚然,咏物怀古、抒写现实之中,王铎常常攫取荒坟古寺、衰草败木、冷月寒烟、断雁啼猿、危铃瘦马等凄迷之景物,字句中时见蜚龙、赤狐、猱、兕虎、鸱鸢、胡雕、狸隼、海螭、巨鳌等骇异之物,给人以惊心动魄的震撼。例如:“周秦士守中原蹶,神灵鬼光五岳低”(《咏紫薇宫》),桀骜不驯,壮怀激烈;“飞腾人鬼觞重幔,咫尺乾坤钓巨鳌”(《大王峰》),融雄阔与险怪于一体;“旅雁衔芦书信渺,老猿哭墓月明凄。青崖锦水千溪险,赤甲白盐万木齐”(《悲君万师》),又幽峭孤拔。王铎曾作《读觉斯长兄诗文》云:“语峻多奇奥,幽玄孰可谋。补天惊彩石,飞海掣长鳅。人被诗书溺,笔擎日月流。公侯应不少,未必勒千秋。”^[10]其中道出了王铎的语言风格与意象特征,对其奇峻幽玄、壮采天开的飞动气势深致感佩。

王铎对幽峭奇奥诗心的偏爱,与李贺有相通之处。邓汉仪曾评王铎《寇急宵避潘家塘》一诗乃“从长吉梦化来”^[11]。其他如:

千古升沉真旦暮,饥蛇冻湫尽堪哀。(《邯鄲感兴》)

蛇缠拱藻丹青晦,泉啸梁尘瑇瑁空。(《悲南阳》)

蛟人夜出风腥草,龙母春归雨润花。(《与洞门谈君山》)

断碣沉埋半壁藤,夜深尝有鬼吹灯。(《破寺》)

潮哑海干地媪死,无声白露湿松树。(《西湖之西》其三)

诗成大叫题山寺,猎后新烹就虎窝。(《此生语坦公行坞》)

写鬼魂、死亡、黑夜、寒冷,是李贺的重要特色。但王铎与李贺又有根本的不同:李贺内向,敏感,羸弱,怀才不遇,其诗歌是“一个悲凄而苦闷的灵魂的震颤”^[12];王铎则有着睥睨千古的傲岸个性,身系国难,更表现出理想受挫后的悲苦与对现实的激烈抗争。具体说来,从捕捉意象上,“长吉师心,故尔作怪”^[13],李贺诗重在表现主观幻象、心灵梦境,遨游于神仙世界,鬼魂冥界;王铎重在表现自然景象,索物托志,浸透忧心祸乱的沉郁情感。其次在意象的组合上,李贺“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14],迷离恹恹,表现为阴冷;王铎多“险不入怪,炼不入魔”^[11]的佳作,表现出冷峻。再次,从艺术渊源上看,“屈原《九歌》、李白的游仙诗以及齐梁宫

体诗在李贺的诗中打下了很深的印记”^[15];而王铎举凡“杜诗之沉,李诗之旷,陶潜之远,王维之闲,韦应物之淡”^[2]皆加以推崇,对中唐韩愈、李贺又再三致意,形成了以沉雄壮阔、瑰玮险怪为主,亦不乏蕴藉淡远、清新自然的诗境。

“诗同兄好亦矜奇”,弟弟王鏊(1607—1671年)在意象的选择上与其兄王铎有相似之处。但王铎多气绝诡谲、纵横跌宕,王鏊多奇中见情,沉痛其间,如:“长鲸吞五岳,赤鬼陷中州。血改神农路,火烧沧海流”(《自责》);“壬午贼来破洛阳,杀戮劫夺如虎狼。血渍釜辘埋灰烬,刀卷阴风入掖廊”(《哀洛阳故宫》);“树叶模糊鬼气红,昔年人血入秋风”(《昆山晚秋》);“石火割鲜焚野草,人家掘墓葬孤云”(《大同》)。这些诗皆悲壮惨烈,奇诡略见。总体而言,王鏊的诗歌意象并非以奇崛见长,而多苍茫之感,融自然景物、家国灾难、个人情思于一体,表现出一种凝重深沉的忧郁色彩和悲剧气氛,如:“孤臣羸马病,征路野桥斜。霜落林归鸟,风回案卷沙。”(《孤臣》)以密集的自然意象写萧飒之景,将个人寓于莽天广地的荒凉中,更见寂寥。在取景上,王鏊更多地关注到寒风、白露、秋月、秋雨、秋钟、秋砧、客愁、暮愁、五更愁、残梦、残潮、残瓦、断桥、崩芦、断雁,皆为羁宦途中的目睹感怀。

相比王铎在意象上的狂放挥洒,王鏊常用的意象并无创新之处。诸如枯草、落花、暮砧、寒月等意象,在杜甫的诗中已经得到了极为灵活多变的组合和淋漓尽致的表达。杜诗感情悲怆,笔触苍老,意境沉郁,成为王鏊羁旅中的重要慰藉。如王鏊诗云:“孤馆逢春暮,寒灯燃客心。星从月色浅,诗至杜陵深。奇创摇山岳,纵横倒古今。长吟独自立,不觉露相侵。”(《馆中读杜律》)直接表达了对杜诗的追求敬仰之情。然而身处末世,在山河易代、疮痍初平之际,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渐渐沉淀为别无选择的前行。如:“虎穴云峰千里道,羊肠雪径一书生。频惊鬼出林间火,怕见鸦飞草里城。”(《为旅自感》)也许正是时代环境、人生境遇和性情格局的差别,注定了王鏊的诗无法与杜诗境界的开阖阔大相比,显得踽踽独行。苍茫天地间,有荒野孤魂之悲。

三、色彩任运,解衣般礴

色彩是事物最鲜明、最富于感性的特征,能给予人极强的视觉刺激,并能迅速触动人的情思。王

铎作为书画家,对色彩的运用更是气定神闲,不拘形迹。庄子在《田子方》中提到“解衣般礴”的故事,形容浑然天成的洒脱自得,已然成为重要的绘画创作理论。王铎的诗作诗中有画,元气淋漓,诸如:

井荒杨叶伶仃绿,水减荷花憔悴红。(《登龙井怀北海》)

客心月白大旗摇,锦垒猩红日落碾。(《武功》)

漫付龙钟何所用,绿橙红树满芳洲。(《一枕》)

一帆风雨红尘绝,千里关河白露虚。(《踟蹰东眉居芝三》)

十年双华发,万象一孤琴。(《客居东集生》)

在王铎的眼中,颜色带有情感,绿是伶仃的,颇为冷寂;红是憔悴的,日渐衰颓。月白与猩红、大旗摇与落日碾,尤其在客心与锦垒之间,视觉、时间与空间的交融,使眼前之景色、自然之时空、内心之遥想暗合,更加让人中心摇摇,思绪无尽。年岁渐老,想往更明朗,绿橙红树满芳洲,堪慰风尘。与朋友双双华发满头,尚有高山流水之音的悠远无尽。跟兄长学诗的王鏊也有类似的诗句:“龙埋金谷廓山黑,血溅铜驼汉水红”(《洛阳感怀》),“读书灯下红蕉泪,蟋蟀窗前白马峰”(《秋夜钟声时在东瓯》),“白衣苍狗无规矩,黄盖青童有是非”(《忆山房故云》)。或凄惨,或清新,由于颜色字的错落镶嵌,给人以最直观的感受。二人之中,王铎更善于融情入色,借色生情,以画境入诗境。如:“赤蛇犹听法,朱鸟不为凶”(《登华山顶》);“红亭一半从云系,绿荇十分借水明”(《百泉同坦公》);“白瀑横飞骚客上,青天倒落古峰西”(《咏紫薇宫》);“黄花铺地千乡雨,红叶满林十月风”(《满目》)。以颜色字置于句首,先色夺人,给人以视觉冲击。范晔文在《对床夜话》中提到杜甫用字的神妙,特别是他用颜色字的功力。他说,杜甫常常把颜色字放在第一字,诸如“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乃至“白催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等。对此,罗宗强先生认为:“颜色字首先引起人们的感情情思,再从感情情思到实物,实物就带着更浓重的感情色彩。”^[16]

除了这些以色彩字为开端的句子外,王铎似乎更偏爱把颜色字放在最后一字,有老杜“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之法,如:“气随天面白,影入月痕苍”(《放浪示三弟鏊,为第有华山缘传奇》);“戏鸟伤心碧,妍花恼客红”(《秋中咏》);“水魑凭雾黑,水弩射人凶”(《塘西谢卓子》);“燕拂沙堤迎水白,

蜂临石窟喜花红”(《雨后感》);“白楼老桧伤心碧,渭水闲花带怨红”(《咸阳》)。然而其意象设色之惨淡诡谲,更似李长吉。陶文鹏先生指出,李贺除了工于发端外,还经常有意把颜色字置于句尾,乃至用作韵脚,“使色彩发出响亮之声”^[17]。更有用色彩字置于篇末之举,使之耸动视听,令全诗为之生色增辉,余韵不绝。但相对于李贺的刻意追求浓重富艳和神秘诡异来说,王铎在景物色彩与情志感发上则显得流动自然,和谐交融,适可而止,不蔓不枝,丰富而不繁杂,有想象空间而不流于虚玄。

四、结语

王铎诗作中丰富的色彩与意象,构成以冷为主的色调,兼有淡远。在情景交融中,浸透着作者自己对时代灾难的感受与思索,蕴含着深沉浓重的张力,营造出或雄浑惨烈或淡远洒脱的意境。相比之下,王铎偏于力透纸背的冷峻奇诡境界,王镛偏重于踽踽独行的苍凉深远境界。这自然与二者所处的时代相关,也与时势变化中个人遭际密切相关:一个在明末身居高位,宦海沉浮,高度参与了朝代的更迭,经历了时代的血腥战火;一个清初出仕,仰望兄长,追忆着一个王朝远去的时代背影。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在诗作中通过色彩和意象的表达,让诗中蕴含画意,可赏可观,可刺可怨。

参考文献:

- [1] 王铎. 拟山园选集[M]. 台北:学生书局,1970:573
 [2] 王铎. 拟山园选集[M]//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 四库禁毁丛刊集部第88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305
 [3] 钱谦益. 钱牧斋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03:1103
 [4] 傅山. 傅山全书[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511
 [5] 杨钟羲. 雪桥诗话三集[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49
 [6] 王铎. 拟山园选集[M]刻本. 孟津:王鏞,王镛,1653(清顺治十年)
 [7] 郑廉. 豫变纪略[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24
 [8] 清国史馆臣. 清史列传[M]. 王钟翰,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7:6543
 [9] 沈德潜. 清诗别裁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0
 [10] 王镛. 大愚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编纂委员会. 四库未收书辑刊第7辑第24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192
 [11] 邓汉仪. 诗观[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编纂委员会.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39册. 济南:齐鲁书社,1997:19
 [12] 王世贞. 艺苑卮言[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编纂委员会. 历代诗话续编. 丁福保,辑. 北京:中华书局,1983:1010
 [13] 张表臣. 珊瑚钩诗话[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编纂委员会. 历代诗话. 何文焕,辑. 北京:中华书局,1981:455
 [14] 王琦. 李贺诗歌集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
 [15] 袁行霈.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309
 [16] 罗宗强.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99:84
 [17] 陶文鹏. 论李贺诗歌的色彩表现艺术[J]. 文学评论,1997(6):99-106

(责任编辑:刘 鑫)

On the Image and Color of Wang Duo's Poems

HUANG Yu-yan

(Jingl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0038, China)

Abstract: Wang Duo is accomplished in poetr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which makes him different from other poets. His artistic temperament and aesthetic sensitivity run through his poems, full of the pursuit of beauty. Rich colors and images, splashed with ink, lay out warm and cold colors, and form a tragic and tranquil, treacherous and charming poetry world.

Key words: Wang Duo; poetry; image and color